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四〇八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08)	1
通过议程	1
有关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十日，三十二个成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82和S/5409)：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54).....	1
附件：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十次常会通过的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决议	15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零八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乌斯曼·索塞·迪奥普先生**
(塞内加尔)。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 (S/Agenda/1408)

1. 通过议程。
2. 有关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十日，三十二个成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382 和 S/5409)：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454)。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有关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十日，三十二个成员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382 和 S/5409)：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454)

1. **主席**：根据安理会先前的决定，如果没有异议，我将请牙买加代表和赞比亚外交部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K. 约翰逊先生* (牙买加) 和 *R.C. 卡曼加先生* (赞比亚) 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察托尔道伊先生** (匈牙利)：虽然安理会关于少数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对西南非洲人民实行的非法暴虐统治的讨论刚结束不久，我们又一次开会来讨论关于津巴布韦的、也就是南罗得西亚的基本上相同的问题，对此我们深感不安。看到南非和南罗得西亚两个种族主义政权执行同样的政策达到何等程度，实在令人惊异；看到某些大国对这两个政权的态度何其相似，更是令人不安，因为对这两个问题措词都很严厉，但却毫无行动。

3. 众所周知，和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分子一样，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分子也经常谈到保卫西方文明的价值。他们这样做，其目的就是想得到其他大陆执行霸权干涉政策的那些人的支持。我们遗憾地注意到，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动机得到西方某些国家的默许。

4. 在审议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最近通过假审判犯下的杀人罪时，我们必须强调，安理会不应将审议仅仅局限于引起公愤的杀害津巴布韦爱国志士的事件。史密斯政权并不隐瞒他们企图继续犯同样的罪。几年前被判死刑的大约一百名津巴布韦爱国志士正在等待一小撮种族主义殖民者来决定是否给他们加上为祖国真正的独立而战的罪名而处以死刑。

5. 虽然这一不可容忍的情况已经存在了多年，有些人却为伊恩·史密斯及其同伙的真正意图作出安抚人心的声辩。但是事实不言自明，它使某些人的诺言和保证落了空，这些人想使我们相信忍耐和谅解可以最终促使索尔兹伯里的法西斯分子让步。我们不相信史密斯集团会放弃驱逐出境和杀害黑人的政策，因为过去的许多事件使我们深信对法西斯分子的姑息和妥协只会带来悲惨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记忆犹新。

6. 这样就发生了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小撮种族主义殖民者竟胆敢对抗世界舆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若干因素：第一个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联合王国对索尔兹伯里篡权者们执行的政策。尽管英国政府多次宣称史密斯政权是非法的，却从未中断过对这个政权事实上的承认。英国政府一直和这个叛逆小集团保持官方接触，英国首相曾经在一艘英国船上和伊恩·史密斯进行过正式谈判。此外，如果我们想到英国殖民当局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所施加的苛刻判决、长期拘留以及驱逐出境等，如果我们想到联合王国内阁时常解散附属国里不遂它心愿的政府——这类问题从未提到安理会中来——那么我们势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对索尔兹伯里叛逆分子所给予的待遇是与众不同的。经常有人说，对索尔兹伯里种族主义分子给予这种不同的待遇可能因为他们是白种人。我们但愿情况不是如此，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又找不到对联合王国态度的其他有力的解释。

7. 英国政府对大会的历次决议均未执行，英国代表团千方百计阻止安全理事会对叛逆分子采取真正有效的制裁，这些事实使伊恩·史密斯和他的朋友们深信，只要有人作出努力去取得本组织绝大多数会员国所企求的那种结果时，联合王国及其盟国就会进行破坏，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联合王国代表在此次辩论中的发言表明该国在继续执行毫无建设性的政策。

8. 第二个因素就是，英国政府的态度为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所忠实效法。尽管这些国家口头上谴责索尔兹伯里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却不断地帮助这些法西斯分子，使他们得以存在下去。请允许我引用英国周刊新政治家今年三月八日一期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援引了“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出版的材料来说明：自从安全理事会通过所谓“有选择性的”制裁的决定以来，史密斯政权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的贸易有了相当大的增加。值得指出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采取了和西德截然相反的立场，这一点苏联代表在第一四〇〇次会议上引用柏林政府的正式声明进行了说明。人们当然奇怪，究竟是什么奇迹造成了那些制裁的奇怪后果。例如，南罗得西亚的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七年比一九六六年提高了百分之六点五，在过去两年，在这个地区批准建立了四百五十个工业企业。这些数字引自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的金融时报。秘书长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报告〔S/7781/Add.4〕对这问题提供了更为精确详尽的情况。我们有时受到批评，说我们未能了解由于执行制裁措施而使联合王国必须承担的那些损失。然而，就我记忆所及，从来没有人要我们去计算一下由于英国征服殖民地而获得的巨额利润。因此，我们相信，联合王国能够忍受非殖民化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带来的微不足道的损失。

9. 第三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就是南非和葡萄牙在援助他们索尔兹伯里的同伙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人都知道这三个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堡垒为阻挡非洲前进所干下的勾当。南非和葡萄牙在保护索尔兹伯里政权使之逃避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十分有限的制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点不需要引用数字来加以证明。为反对民族独立运动，这三股黑暗势力就结成了罪恶的同盟，这一点是经常有人指出过的。指出下面一点

是很有意义的，这个罪恶同盟的成员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要成员国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者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解释他们彼此所以能结合起来的那些精神价值。

10. 如所周知，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很多联合国会员国认真地履行了联合国各组织的各项决定。例如，我国已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通知秘书长：“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履行了安理会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的各项条款，而且实际上早在该决议通过之前已超越了各项条款的要求。匈牙利是与南罗得西亚没有外贸关系的国家之一。”〔见S/7781/Add.2，附件。〕

11. 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样打算保护津巴布韦人民的利益并帮助他们取得真正独立的。我们赞成对史密斯政权采取全面制裁，而拖延多年未能采取全面制裁，其过错不在我们。索尔兹伯里法西斯政权得以维持下来，某些西方国家无疑负有责任。这些国家保护了伊恩·史密斯集团使之不受真正有效的制裁的影响。他们对津巴布韦爱国志士被杀害一事在道义上和实际上应负的责任也是无可推卸的。

12. 鉴于这种情况，经常可以听到失望的言论。有人说无法可想。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我们不否认，联合王国和它的盟国多年来奉行的政策已经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局势，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处死津巴布韦爱国志士一事已经激起世界舆论的愤慨；不论这种残杀有多么的野蛮，它仅仅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势的征兆而已。一个非法政权的存在才是主要的问题。因此，匈牙利代表团认为：第一，安理会代表们普遍的公愤，也就是说全人类的公愤，应该用果断的行动表达出来，即对控制南罗得西亚的犯罪集团实行最严厉的制裁。这一行动应由联合王国采取，因为该国对该地区负有责任。第二，这次的一致行动应得到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支持，其唯一目的必须是推翻伊恩·史密斯的非法政权。我们不能同意我们行动的目的是去改变一个非法政权的政策，这种意见我们在前几天听见一位发言人谈过。第三，联合王国必须立刻采取必要步骤帮助津巴布韦人民取得民族独立。

13. 匈牙利代表团对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任何措施将予以支持。

14. 主席：请赞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发言。

15. 卡曼加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今天下午第一个任务就是对你就任联合国这一重要机构的主席职务表示衷心祝贺。我们完全相信，在你英明得力的领导之下，安理会此次就南罗得西亚严重局势所进行的讨论将会取得圆满成功。

16. 我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对苏联副外长马立克大使表示欢迎，他作为当代最大强国之一的代表出席会议。鉴于苏联政府及人民和赞比亚政府及人民之间存在着亲密友好关系，我十分高兴对他表示欢迎。从这点出发，我国代表团相信苏联代表团在这位有经验的外交家的领导下将会对解决安理会面临的问题作出重大贡献。

17. 安全理事会，应非洲国家的请求，召开这次紧急会议来研究罗得西亚严重局势的恶化问题。少数种族主义者政权非法绞死五个非洲人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愤怒和沉痛，他们对此梦魇似的恐怖行为感到震惊，这件事如果采取适当行动本来是可以及时制止的。所以，这次事件理所当然地应该提醒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注意种族主义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将带来根本性的、令人深恶痛绝的罪恶，并应强调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在全世界铲除由于种族歧视、压迫、人剥削人而产生的不公平现象。

18. 我国代表团要求在这次讨论罗得西亚日益恶化的局势的紧急会议上发言，并不仅因为赞比亚和那个国家毗邻的关系；我国政府要求发言更重要的理由是，由于我们过去的预见得到证实，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如果英国不在这已晚的时候采取适当行动，那么整个局势会变得不可收拾，不但会把与罗得西亚及其毗邻的非洲独立国家的边境上的无辜平民卷进去，而且，不管愿意与否，只会更早地把有关政府拖向与叛逆政权在纯粹是种族问题的基础上相对抗的局面。

19. 以上意见我讲到这里为止，现在让我对你，主席先生，以及其他代表们允许我代表我国政府和非洲统一组织在安理会发言表示感谢；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赞比亚是非洲统一组织参加安全理事会讨论罗得西亚这一紧急问题会议的共同正式代表。

其他两位代表已经对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在正义的伪装下所进行的暴虐统治和凶杀，发表了他们的意见。这些本是这个政权的特征。我完全赞同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同事们在讨论中发表的意见和高尚的立场。

20. 参加会议的其他许多代表对罗得西亚过去数周已经发生、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的暴虐事件表示强烈的谴责，无庸赘说，我代表我国政府表示同样地激动并对他们表示谢意。史密斯及其爪牙用非法手段把我们爱好和平并正在发展中的年轻国家陷入了异常悲惨的境地，对凡是承认这一点的人我也表示感谢。由于地理条件和过去数十年英国殖民政策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极端的穷困，这种情况只有那些胆略超群的领导人才能经受得住；在急剧恶化的局势下，我国总统当然竭尽所能，继续担负领导重任。赞比亚人民被迫作出的牺牲给他们带来了悲惨和不幸，这就损害了它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而赞比亚的领导人就希望通过这些机构来巩固他们人民得来不易的独立和自由的。

21. 罗得西亚反对黑人参加政府的行动是如此蛮横无理，它已构成对我们谨慎地加以平衡的人道主义政策的最有消极作用的威胁，这种人道主义政策对各种族各肤色的都是一律平等的。史密斯政权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究竟如何，必须根据它与赞比亚的特殊关系以及它和世界及非洲其他地区的一般关系予以仔细地重新考查。首先，就赞比亚来说，正如我刚才所指出的那样，史密斯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同赞比亚的政策完全相反的，也确实是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背道而驰的。

22. 为了维持白人社会在罗得西亚享有的特权，史密斯政权就必然执行一种以肤色为唯一区别标志的阶级歧视政策。和南非一样，史密斯政权为了给生产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廉价农矿产品提供廉价劳动力，就蓄意限制大多数黑人民居的自由，从而使他们陷入农奴和奴隶的境地。为此目的，他们采取了一套办法，就是通过廉价的心理手段使那些想对史密斯政权的措施有疑问但又不敢提出的人产生恐惧心理。一如既往，史密斯政权将使用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 - 一九四五年大战期间惯用的一切手段来对非洲人施行暴虐统治。非洲人唯一的过错就是他们具有公认

的足以担当国家和企业领导的能力；因此，他们也有能力把现在白人社会的成员及其子孙的很大一部分推向相对的也是应得的无权无势的地步，而这些白人所以能胜于大多数甚至还没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之处只不过是长着白皮肤而已。

23. 和南非一样，史密斯政权采取了一切行政手段，甚至在法律名义下采取暴力行动——甚至是非法的行动——来使得非洲人永远地和有效地被剥夺了享受文明生活最基本的成果的权利。但是，罗得西亚政权还用基督教和正义的名义在那里叫喊，好象受罗得西亚压迫的非洲人不是它制造的罪恶制度的受害者，反而罗得西亚政权本身成了受害者。罗得西亚政权取得现有的权力和表面上牢固的地位并不是偶然的。好象是特别计划好的那样，英国为史密斯政权的现有权力打下了一切基础，英国的政策摇摆不定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拒绝采用必要的武力，实际上是在继续保护这个政权。

24. 对于在这样的模型中铸造出来的罗得西亚政权而言，我们赞比亚倒构成了明显的威胁。他们用什么借口都行，联合国，特别是英国，一贯用欺骗的态度进行说教和敷衍，不久就会看到他们声称要去制止的血腥大屠杀终于会轮到我们大家的头上来。

25. 让我再进一步说明我的论点。到目前为止，英国对使用武力说过两点：它说过它将不使用武力去谋求政治解决；它也说过它只在法律和秩序受到破坏的情况下考虑使用武力。对这一声明必须进行剖析，除非安理会了解英国是如何诱使罗得西亚的非洲人走向死亡之路，安理会就会冒轻信英国一再表示的但实际很空洞的诚意的危险，并且会不知不觉地又看到一次真正的出卖——而且这种出卖将会与一九一〇年对南非的出卖不相上下——但是在目前这个时代，罗得西亚的非洲人是决不会容许这种出卖的，因而必然引起战争。这种迹象在边境地区已经屡见不鲜。很多非洲人在和种族主义军队的战斗中正在流血牺牲，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南非帮凶们从陆地和空中正向赞比亚进行突然袭击。

26. 问题是：在一个国家已经宣告独立之后，在它对人施行暴政并压制舆论之后，在它威胁法庭

给予它以事实上的承认之后，在它违抗最高宪法保护而监施绞刑之后——这一次是指的女王的缓刑令，而这个政权又是宣誓效忠于女王的，在外国军队已经进入一个领土而掌权的宗主国用尽法律手腕只证明自己无所作为之后——在这一切之后，即使不在这以前，难道承认该国法律和秩序已经遭到破坏还不是时候吗？英国是不是要等到欧洲人真的被杀了，而只是为了帮助欧洲人打退愤怒的黑人起义者才开进去呢？英国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一九六六年西方联军出兵拯救刚果的主动的、唐吉珂德式的炫耀武力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在纵容者英国和难以驾驭的罗得西亚之间结成了种族主义的同盟。我们害怕局势将要恶化，因此呼吁安理会对此事重新予以审议并且和我们一道提醒并敦促英国用唯一有成功希望的办法确实担负起它对罗得西亚的责任，这唯一办法就是使用武力。

27. 请安全理事会只花一霎那的功夫，设身处地象当地非洲居民所感受的那样来观察一下罗得西亚的局势吧。它不难看到罗得西亚叛逆政权的法庭在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借口下，认为史密斯及其一伙不经审讯就进行拘留是合法的，甚至还实行罗得西亚阵线党的法律，例如，维护法律秩序法一九六七年修正案，此法包括了诸如转移证据之责在内的极权主义花招，规定对所谓非法持有武器者处以强制死刑。此法认定组织罢工的行为是“可能给罗得西亚的任何人带来相当大的财务损失的一种行为……同样得处以绞刑，虽非强制性的”。这就是那种非法的、罪恶的、恐怖的法律，在这种法律的借口下今日罗得西亚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得以对黑人使用绞刑。

28. 伦敦泰晤士报专门报道罗得西亚情况的记者奥斯汀和利希滕斯坦在该报三月十二日一篇文章中写道：“法院已经接受此法中之强制死刑条款，在下院无异议的情况下已付诸实施，”这里的法就是指的一九六七年维护法律秩序法。

29. 索尔兹伯里的罗得西亚白人的反应也不会使史密斯稍加敛迹。下面的报道就是对该地白人移民的野蛮不人道行为的令人悲痛的表现的一个见证。三月七日星期四，也就是在詹姆斯·德拉米尼、维克多·姆兰博和杜利·沙德雷克被杀害后的一天，安东尼·怀特从索尔兹伯里报道如下：

“抗议昨日处死三名非洲人的示威游行队伍今日在索尔兹伯里市中心受到愤怒的白人的袭击，他们扯毁标语牌并且用水龙头扫射游行群众。

“示威游行是在索尔兹伯里议会大厦对面的塞西尔广场举行的。示威游行人数不多，因为法律禁止召开较大的集会。他们站在高及膝盖的花束花圈之中，举着写有‘纪念罗得西亚的德政’、‘纪念罗得西亚的正义’字样的标语牌。

“暴行的发生起于一群午餐时间的寻衅者之一，他跑来抢走标语牌并加扯毁，而且踢开一堆鲜花和花圈。另一名白人旁观者，年约二十七、八岁，拿起一个浇花用的水龙头向示威群众喷射。

“示威游行在上午七时三十分开始。许多小组轮换着参加，每个小组约一个半小时。

“有一个示威群众说道：‘这是一个哀悼的表示，不是为了几个死者，而是为了全人类。’但是许多白人旁观者发出讥笑和敌视的反应。有一个骑摩托车的白人停车高喊：‘你们的镰刀锤子旗到哪里去了？’有几名警察当时在广场附近，但他们并不想干预。”

30. 这就是那些号称文明人的行为，这就是那些自称为西方民主和文明的保卫者的行动。他们以民主和西方文明的名义歧视黑人，压迫他们，把他们当作毫无感情的奴隶来对待。我们能从西方民主的这种实践中学到些什么东西呢？这种民主甚至否定普通起码的生活自由：迁移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以及我们所知道的文明社会所具有的其他种种自由。

31. 当我现在正在讲话的时刻，所有的黑人民族主义领袖和他们数百名黑人弟兄被拘禁在戈纳库津格瓦和瓦瓦的集中营里。不允许任何人去探望他们，甚至他们的妻子也不行。三月十三日泰晤士报上关于赞比亚的一篇动人报道足以说明这点。据说乔舒亚·恩考莫夫人最后一次看见她丈夫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自那以后，叛逆者们经常拒绝她去探望丈夫，也不回答询问的信件。的确，我们不能肯定恩考莫和西特霍尔是否还活在人间。

32. 二十二万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恩赐给四百万黑人的那种自由绝对不会维持长久。非洲人是不会心

甘情愿地忍受下去的，的确，他们现在已经起来反抗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意义重大。非洲其他地区的人也在观察并很想知道还有多久他们也会被拖入种族战争的泥沼中去。

33. 由于赞比亚和罗得西亚毗邻，所以我们特别对此敏感。基于这一理由，我们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英国政府在过去两年四个月中执行的错误政策。英国是不能逃避责任的。大家记忆犹新，通过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下院通过的一项议会法案，英国政府重申了它对南罗得西亚的权力和责任。此外，英国政府并不否认它有责任去推翻罗得西亚的叛逆政权；它曾许下诺言不让排斥多数人统治的少数人政权取得独立。一年前经英联邦国家一致同意而通过的这一政策是很明白的，虽然我们开始忧虑，这一政策已通过典型的巧妙手段用一连串“假如”、“但是”加以限制。但是英国政府坚持：它将不用武力对付罗得西亚，也不实行会导致与南非直接对抗的任何经济制裁。现在英国人说他们将扩大和加强制裁措施。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他们并不想冒这种制裁政策所带来的风险，那他们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是否英国现在想转变过来表示说它不能在罗得西亚使用武力，因为它不愿在那块土地上与南非军队相对抗呢？如果南非喜欢多事，英国的责任难道不是喊出“不许干涉罗得西亚”的口号，而是利用南非作为拖延的借口吗？

34. 英国首相好象很喜欢政治谜语。最近他在下院谈到罗得西亚时说：“由于非法绞死三人。以后又绞死了两人，该政权本身已把可能进一步进行接触的门堵死。”首相又补充说，绞刑发生的时候，英国政府正在考虑解决问题的新方案，这个新方案是由前英国首相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自罗得西亚带回来的；这一切是完全不顾英国过去作出的不与叛逆政权打交道的诺言的，也是无视联合国大会对英国政府不要与叛逆政权进行任何谈判的明确建议的。联合王国在过去一年中多次企图与叛逆分子达成某种谅解，其高潮当然就是那个可笑的老虎宪法，¹它后来很自然地暴露其纸老虎的本来面目。

¹关于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和伊恩·史密斯在英国船老虎号上会议的声明和文件，其中提出制订独立宪法的建议，见罗得西亚——关于和解的建议，一九六六（伦敦，女王陛下文书局，一九六六），Cmd.3159。

35. 当威尔逊先生谈到安全理事会可能作出的反应时，据报道他曾经这样说，处死非洲人一事在国际上以后又在联合国所引起的激愤情绪已造成一种新形势，他认为“某些极端的、也许是不现实的建议”可能在安全理事会不久应非洲国家请求而召开的会议上被提出来。报道还说他曾讲过：“也许少一点激烈的言辞，多一些实际的行动就能够带来正确的答案。”如果他本人一开头就放弃在史密斯政权单方面宣布独立前后所存在的大好时机，那他所指望的实际行动又指的是什么呢？就我们来说，我们赞比亚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我们并为它付出了代价，这是英国所深知的。

36. 英国政府对野蛮残酷地屠杀黑人民族主义分子作出这种反应，我国代表团并不感到意外。英国对罗得西亚局势的政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模棱两可的，是从保护英国殖民者的利益出发的。四百万津巴布韦黑人的利益显然是有商量余地的，而白人殖民者的利益就毫无商量的余地；因此，英国政府就与叛逆者史密斯重新接触而不准备同受害的津巴布韦人民协商，其实他们才是在此次事件中无辜受害的一方。在他们看来，老虎宪法是英国向白人殖民者出卖黑人利益的欺骗性杰作。

37. 即使有重复之嫌，我还是要指出，英国代表在这次安理会上说他的政府“维护了我们认为是公正解决的基础的那些原则”〔第一三九九次会议，第55段〕，我国代表团毫不为其虔诚的言词所动。威尔逊先生的这种言论，我先前已经引用过，难道能说是反映了英国政府解决僵局的愿望和决心吗？

38. 我们认为并深信英国政府完全有能力用必要的手段来解决罗得西亚局势问题，但主要是通过使用武力。我们不能把对罗得西亚叛逆分子凶杀罪行的谴责指向叛逆政权，因为根据英国自己的立法，英国是罗得西亚的宗主国。我们认为，英国政府是罗得西亚依法执政的国家，所有叛逆分子的暴力行动当然都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干出来的。

39. 我国代表团深信，英国的罗得西亚政策显得暧昧和动摇，不免有欺诈之嫌。我们看来，这种政策就象一个企图迷惑世人的机灵演员所作的表演。如果相反的说它并不狡诈也是同样难以接受的；就是

说,这个以才智称著的大国却斗不过一个史密斯。与其说狮子已经失去它的力量而不能再怒吼了,可能的真相倒是英国政府执行一种既定的路线,采取预谋的行动,而很巧妙地左右着种族问题的局势,使之有利于自己的亲人。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政府早已作出了决定谁应该在这场斗争中最后得胜。的确,英国有些全国性报纸——最明显的是每日电讯报——公开的向史密斯政权欢呼,却讥讽非洲人是恐怖分子。

40. 安全理事会对非洲南部已经爆发的一场种族战争不应闭目塞听。罗得西亚和南非的自由战士已经联合起来共同向南非种族主义非法政权作战,他们宣布这是一场公开的战争,他们也将这样来看待这场斗争。在津巴布韦争取自由的战斗中许多青年人正在献出生命。

41. 如果我们收到的消息是可靠的话,自从八月份战争爆发以来,一百名自由战士在赞比西河谷牺牲了。罗得西亚和南非的军队从赞比西向着赞比亚虎视眈眈,并且公开指责我们援助自由战士。而正是沃斯特最近威胁说,他的政府将重重地打击赞比亚,使其永不能忘。很清楚,安理会必须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并应研究采取什么措施以防止该地区发生破坏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情况。

42. 罗得西亚、西南非洲、莫三鼻给和安哥拉的黑人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战斗,这些地方和赞比亚有着共同的边界,这是地理上的巧合,我们对此极为关注。我愿向安理会保证,在我们边界之间发生的不稳定和斗争其责任不在我赞比亚。我希望安理会能注意到罗得西亚局势对我国所构成的极其严重的威胁。我想重申一下赞比亚的朋友们以前提出过的请求,就是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护赞比亚使之不致遭受偷袭,这种偷袭是罗得西亚那些杀人成性的白人殖民者以报复的形式可能干得出来的。这是一个既严重又紧急的问题。

43. 现在,我想转到安理会应英国政府请求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的经济制裁问题的决议〔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众所周知,这些制裁措施生效已经约一年半了。但是,不出我们所料,这些措施都已失败。

44. 这些制裁即使对罗得西亚有什么效果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但它相反却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纽约时报驻罗得西亚的特派记者小艾尔弗雷德·弗兰德利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概述罗得西亚局势时这样写道:

“罗得西亚真是无往不利。它在反抗英国谋求独立中获胜,而在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中,它已打破了对其进出口所施加的制裁。

“自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罗得西亚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以来,它损失了原来一亿二千六百万美元的烟叶出口贸易的三分之二,但是它却想办法避开对石油进口的限制,据信它已有足够一年之需的贮存。”

相反,赞比亚的石油供应仅勉强能够维持消费。由于赞比亚石油严重匮乏,它的发展计划也停顿下来。现在赞比亚仍实行每月五加仑汽油的配给制。

45. 弗兰德利先生继续写道:

“到目前为止,制裁的挑战对二十五万白人来说,几乎没有带来什么明显的损失,他们在罗得西亚大约四百三十万黑人中间过着乡间俱乐部式的生活……。”

46. 我不想列举数字和事实打扰安理会来说明选择性的强制制裁失败的原因和情况,我国代表团从来不相信这些制裁有什么作用,但是原则上我们还是予以支持。

47. 我们都知道英国在莫三鼻给的贝拉港外实行海军封锁,该港有输油管通向罗得西亚,但当石油经过洛伦索-马贵斯流到罗得西亚时,它却推说这石油是供应葡属殖民地和少数几个邻国的。除非在赞比亚被毁灭以前能通过使用武力使这些制裁措施得以在罗得西亚有效地实施,我们是不能理解进一步的制裁会有什么意义的。

48. 制裁措施过去的记录暴露了由于只是采取半心半意的措施而造成的困难。葡萄牙开放所有的铁路线和港口,特别是作为罗得西亚的主要外贸渠道的莫三鼻给贝拉港。有一个消息说,莫三鼻给供给罗得

西亚的石油贮存量足以应付两年的制裁。据报道，葡萄牙也曾出口南罗得西亚的禁运物资，主要是烟叶和糖。此外，还继续通过南非边境输送石油，据报道其输送量超过罗得西亚最低的需要量。由于有联接罗得西亚和南非的新的快速铁路运输，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且不说拟议中的增加铁路运输。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最近抱怨说，有十一个会员国政府，包括英国、日本、西德和许多西欧国家的政府，曾经破坏了石油禁运。

49. 我国代表团谴责葡萄牙政府和南非当局支持罗得西亚叛逆分子并赞助其抗拒各种制裁措施。显然，它们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有义务不去破坏联合国对制裁正在作出的努力。不能允许两个殖民国家分裂国际社会的协作努力。而且，我们进一步大声谴责这两个国家的贸易伙伴，他们鼓励其继续推行罪恶的政策。

50. 最后，请允许我把我国政府和非洲统一组织的立场总结如下：第一，我们仍然深信，使用武力是使叛逆分子屈服的最有效办法。我们要求英国政府采用这个切实可行的办法。特别要求英国政府承担起责任。第二，我们认为，英国政府应对当前在南罗得西亚谋杀非洲民族主义分子负全责。我们谴责英国未对阻止凶杀并推翻白人非法政权采取决定性措施。第三，我们声明，现有的这种选择性强制经济制裁既是一出丑剧，也是一个大失败，丝毫不会使索尔兹伯里叛逆分子的政权遭到任何损伤。我们也谴责南非当局的行为，他们为了自身种族隔离政策的需要，赞助并煽动叛逆分子抗拒制裁。第四，我国政府希望向联合国王国政府提出，解决罗得西亚局势的责任，始终是宗主国英国政府的责任。第五，我们认为，罗得西亚局势已到了悲惨混乱的境地，那里已不复存在法律和秩序。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提请英国人重视它们的政策，如同威尔逊先生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宣称的那样：“我们的军队被邀来保护法律和秩序的，是为避免悲剧性的行动、颠覆和凶杀等等。”我们认为，现在已到了那个阶段，而且最后英国军队被要求开进该地区保护法律和秩序。

51. 主席先生，我再次表示感谢有机会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安理会上发表我国的意见。

52. 西洛斯先生(巴西)：应非洲国家的要求，今天我们在一起讨论鉴于最近在罗得西亚发生的事件的问题。全世界有良心的人都普遍谴责索尔兹伯里政府悍然不顾宗主国英国行使职权提出缓刑的决定，对五名非洲民族主义分子进行非法处决。在罗得西亚的绞刑使巴西政府及其舆论深感震惊。今天我们声援那些强烈谴责这种骇人听闻事件的行为的人们。我们呼吁索尔兹伯里政权不要重犯新的罪行，而且要重新考虑一下，自从一九六五年以来所干下的勾当，它走上的这条灾难深重的路途，这条路程给了那些被剥夺了一切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居民们带来了更多的无从描述的痛苦和悲伤。

53. 我国政府大力支持联合国针对南罗得西亚严重局势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我们坚决实行安全理事会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建议的经济制裁。一九六八年二月巴西政府用行政法令的方式命令国家当局执行安理会决定的选择性禁运政策。就巴西政府而言，此项政策已经严格执行，并将继续严格执行。在第二十二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巴西代表团投票赞成由九十二票通过的第二二六二(二十二)号决议。

54. 至于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问题的实质，我们在座的人员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我们大家都同意有必要采取积极行动阻止南罗得西亚沿着它所选择的危险道路继续滑下去。然而，问题是，究竟采用一个什么最好的方法才能达到此一目的。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强烈谴责南罗得西亚的事实上的政权非法处决五名非洲民族主义分子，同时也应警告索尔兹伯里不得重犯此类罪行。

55. 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单是这样是不够的，安理会应该再进一步按照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作出的决定及其后果着手彻底考察南罗得西亚的整个局势。对南罗得西亚采取选择性制裁能否真正生效的讨论只做到了雷声大雨点小。此刻没有时间重新争论这个问题，但事实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一个确切而又不可驳倒的结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虽然南罗得西亚的经济似乎受了一些损失，可是索尔兹伯里政权却设法维持住了，没有理睬国际社会的谴责。

56. 因此在我们看来，由安理会对南罗得西亚

加紧经济压力使其达到崩溃点才是上策。这只有通过扩大贸易禁运才能奏效。贸易禁运使罗得西亚少数白人的政权最后懂得，重新估价过去和现在的政策，接受改变了的现实并撤销其对史密斯政权的支持的时机已经到来，从而结束叛逆。在对罗得西亚采取选择性制裁时，安理会可以依据联合国宪章范围内所能采用的一系列措施，而它甚至连一部分都未采用。并且，我们都知道，经济制裁只是许多种制裁中的一种，是一种不诉诸武力的制裁，是安理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就可运用的制裁。

57. 根据巴西代表团的意见，扩大当前禁运，加紧对其执行时的控制是安理会可以采取的最好的行动。我国代表团准备支持安理会沿着这些路子作出的任何决定。

58.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于伊恩·史密斯篡夺者政权处死五名津巴布韦自由战士的行动，表示震惊。犯下这种残暴的罪行是对女王陛下威权的蔑视，加剧了对国际和平和南非安全的威胁。

59. 根据我国代表团意见，在权力移交给津巴布韦人民之前，联合王国作为宗主国仍然要把保护津巴布韦人民的人权，当作主要责任。必须竭尽全力以保证杀害自由战士的事件不再发生。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一七(一九六五)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中，要求宗主国平息白人种族主义者政权的叛逆。不幸的是，宗主国在执行上辜负了我们的期望。

60. 联合王国首相保证，如果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英国政府就不排除使用武力。人们不禁要问：藐视女王陛下的威权，借助于恐怖统治，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法律和秩序的破坏吗？我国政府丝毫不怀疑，这种凶杀的行为完全出自种族歧视的动机，其用意在吓倒津巴布韦的自由战士。他们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提醒我们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所采取的行动是无济于事的。这样更加壮了史密斯政权的胆把非人的种族隔离制度扩大到南罗得西亚去。对于这一点，阿尔及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已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61. 这次镇压运动不可避免地使爱国志士相应

地更加起来反抗。南罗得西亚原总理加菲尔德·托德先生最近声称：“事态正推动着非洲人通过暴力寻找机会进行反抗。”

62. 非洲南部局势的严重性，使我们不能再取姑息的办法，踌躇不前。我不必再作更多的发言，因为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代表们以及其他同事们，特别是赞比亚外长几分钟以前的发言，对于局势已作了明确而又全面的分析。

63. 安全理事会必须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具体问题：为何南罗得西亚的严重局势得以持续恶化，无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的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呢？换句话说，为何在那个决议要求下采取的选择性经济制裁未能使史密斯政权屈服呢？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正式通过了采取选择性强制制裁，因为自愿性制裁已告失败。最初安全理事会还指望史密斯政权能在自愿性制裁下通过限制南罗得西亚的贸易而形成经济崩溃。

64. 联合王国政府也曾保证，相信通过和谈可以解决津巴布韦人民独立的问题。此种期望和信念是与非洲各会员国作出的估计和提出的警告背道而驰，我国代表团与非洲各会员国的意见完全一致。此种期望和信念原来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因此，安全理事会应宗主国的请求，采取对南罗得西亚的选择性强制制裁，以造成史密斯政权的垮台。可是这想法是当时一些亚非会员国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已认为即使选择性制裁也恐难于达到预期的那种目的。

65.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以来的事态证实了他们的看法。很清楚，篡夺者政权在经济上作了必要的调整，以此来抵消安全理事会采取的部分措施的影响。秘书长在向联合国大会作关于组织工作年度报告的前言部分中指出，制裁至今未造成对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²此外，他还清楚地指出，控制南罗得西亚贸易路线的南非和葡萄牙政府加固了史密斯政权使它藐视国际社会。

66. 大量的证据足以充实秘书长的正确结论。选择性制裁失败了，安全理事会现在面临着对其威信

²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补编第1A号，第124段。

的一个严重挑战。它不能回避责任，必须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南罗得西亚实行全面强制制裁，同时保证南非和葡萄牙不得逃避此种制裁。要使南罗得西亚的叛逆平息，非得立即采取下述步骤不可：第一，联合王国，作为宗主国，为使津巴布韦人民获得独立负有主要责任，不要再排除使用果断的措施，如有必要，包括使用武力。第二，遵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安全理事会必须决定全面强制制裁，必须明确，全体会员国按照该章第25款有义务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67. 巴基斯坦代表团在建议这些措施时，首要考虑的不但是其经济效益，而且也考虑到其心理影响和政治后果。然而，我们担心的是，除非表明有决心在采取制裁以后堵塞发现的漏洞，否则，效益将会抵消，影响将会减弱，成果也会事前遭到挫败。因此，安全理事会不但要着手采取全面强制制裁，而且要建立程序堵塞漏洞，除了秘书长的行政监督外，还要保证在安理会的继续指导和控制下严格履行决议。

68. 可是我冒昧认为，在遵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的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后，安全理事会至今对决议的履行未能行使其本身的监督权。我们不得不提请安全理事会对措施的执行继续进行指导和控制，因为运用全面强制性制裁是联合国采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举。我们不可低估任务的艰巨、困难和复杂性。如果我们要防止重蹈过去制裁历史的失败，首要的，就应加强秘书长，同时也加强安理会本身对履行决议的监督。

69. 最后，我代表我国政府强调指出，罗得西亚局势比最初提交安理会时更为严重。是什么在扰乱国际社会，因而值得引起安理会的反响？不仅仅是某个地区的叛逆和法权的崩溃，人权的彻底否定，或者甚至说，在那里已犯下残暴的行为。这些无疑是局势严重的爆炸性因素。但是，在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结成联盟的威胁也正在增长着。这个罪恶联盟对非洲主持正义和建立稳定秩序的力量已发动了一场进攻。安全理事会现在已不能退缩或被迫谈判。安理会再无选择余地，只有向前，击退进攻，直至最后胜利。这就是安理会要向索尔兹伯里发出的通牒。

70. 刘锴先生(中国):我想开始谈一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同全人类一样，对南罗得西亚无视世界舆论，最近竟执行了处决案件，深表震惊。

71. 从安全理事会作出关于必须尽快结束史密斯政权的结论至今已两年多了。曾被采用来改善局势的各种手段不是范围过于狭窄，就是执行受到限制。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迈克尔·斯图尔特先生，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曾向安理会提出，在联合国支持下英国政府实施的经济和财政手段，足以“迫使那些犯下这种非法行为的人们认识到，他们这样做给他们国家的贸易、经济和货币带来了严重的损害”。〔第一二五七次会议，第33段。〕结果就是通过了第二一七（一九六五）号决议指明了一系列的步骤，以便英国政府和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迫使史密斯政权听从理智。

72. 可是，不久就发现第二一七（一九六五）号决议并未能显示什么预期的奇迹出来。当时据说在南罗得西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崩溃，结果也并未出现。一年后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英国政府再次向安理会求取对下一步骤的支持，即对史密斯政权采取选择性强制制裁。其目的是要使罗得西亚的经济遭到损害，以使伊恩·史密斯及其伙伴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只有和英国达成协议的一个办法，否则其政权就别无前途。

73. 非洲各代表团对选择性强制制裁是否会有任何成效，提出了无可非议的质问。他们争辩说，罗得西亚局势牵涉到不止是人权和根本自由的问题，而且还构成了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因此，他们亟待使用武力。关于这种论点，我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给安理会的声明中说过：

“我能够体会到要联合王国政府使用军事行动是很勉强的，但是，我不敢肯定，完全不考虑合法地使用武力是否明智或必要的。重要的事情是，局势愈快澄清愈好。经济制裁，如果未能有效采用，只会给成千成万的当地居民延长疾苦，增加灾难，而这些人福利正是我们设法加以保护的。”〔第一三三九次会议，第40段。〕

当时，当然我也指出过，有必要使用武力的话，就不得不留待宗主国斟酌处理。

74. 这仍然是我国代表团的立场。由于单方面宣布独立是一种反抗宪政当局的叛逆行动，英国政府有合法权力由其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军事行动在内进行镇压。的确，在一九六六年四月英国政府毫不迟疑地请求了使用武力以防止从贝拉港装运石油到罗得西亚去。我国代表团深知，不能轻易使用武力，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当一切和平解决办法用尽时，武力，合法使用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就不应该被排除。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推理的路线在联合王国的国内舆论界的负责阶层最近已有所表示。

75. 当然，归根结底，任何行动的执行的 主要责任必然都落在联合王国身上。既然如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应由联合王国作出决定是否能有效地使用武力。联合王国的责任与其说是镇压叛逆，不如说是保护南罗得西亚四百万居民的利益。

76. 就安全理事会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中批准的制裁而论，我国政府已忠实地尽到了责任。必须承认，大体上说来，选择性制裁并未取得任何惊人的成功。罗得西亚的对外贸易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损害，特别在出口烟叶和糖方面。但是，在其他方面等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罗得西亚没有经受到什么困难，比如，出售几乎它全部的石棉、铜和大量铁矿石和铬黄颜料。这个国家不产石油，但其工业并不因石油的匮乏而瘫痪下来。事实上，罗得西亚对外贸易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这点不能只归咎于公众所认为的那些罗得西亚的贸易伙伴们身上，许多其他国家，包括一些大叫大嚷要实行制裁使罗得西亚屈服的 国家，也参与了这种贸易。

77. 因此，这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没有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合作，有效的经济制裁是不可能的。只有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遵照联合国宪章履行它们的义务，制裁才能生效。

78. 在目前的辩论过程中，有人建议安理会授权的制裁必须扩大成为对罗得西亚实行全面贸易禁运。我国代表团赞成这种全面的强制性的经济制裁。这也要求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全面合作。就我国代表团来说，我们准备支持安理会可能采取的任何适当措施以结束非法的史密斯政权。

79. **洛佩斯先生(巴拉圭)**: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研究非洲南部发生的严重事件。现在，我们在考虑南罗得西亚的局势，在那里，非法的少数种族主义者政权，为了企图维护其对一个民族的残酷奴役、剥削和镇压的权利，而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灭绝人性的受到普遍谴责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后果又一次摆在安理会的 面前来了。

80. 非法的索尔兹伯里政权对无数的津巴布韦同胞以爱国的罪名强行处以极刑。其中五人被剥夺最基本人权后已被处死。其他许多人也面临同样的命运。

81. 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滔天罪行使世界人民感到震惊并引起了一片愤怒和抗议的呼声。我国政府一贯支持联合国的决定的，并且认真地履行了这些决定。我国政府与大家一起表示强烈抗议，并向在索尔兹伯里牺牲的烈士们致敬。在受残害的、英勇的津巴布韦人民经受苦难的时刻，我们个人和集体的职责就是：谴责史密斯政权犯下的野蛮行为，保卫被囚禁在死牢里的人们的生命和权利，尤其是要尽我们一切力量来结束那个建立在叛逆基础上的史密斯政权，把政权交还给人民，就是交给津巴布韦的人民。只有他们才享有无可置辩的权利去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并选择他们自己应走的历史道路。

82. 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既已断然拒绝承认南罗得西亚少数种族主义者政权，现在就负有重大的责任来加以执行。鉴于南罗得西亚和它的宗主国联合王国之间的法律关系，后者授予前者对津巴布韦人民负有特别责任之权，我国代表团将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一起努力争取执行措施以加强原有的集体行动，并尽快地达成我刚才提出的基本目标。

83. **主席**:我相信安理会各理事国现在会允许我作为**塞内加尔**的代表，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事件说明我国代表团的观点。

84. 早在十七世纪拉·布鲁耶说过一句话：“要讲的话都已讲了，我们太晚了，因为人类已经生活了并且思想了七千年。我们只能模仿古人或只能从最聪明的现代人中搜集一些东西。”当我们着手处理南罗得西亚问题时，我就想到了拉·布鲁耶所讲的这番话。

85. 事实上,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罗得西亚少数白人无视世界舆论和联合王国的国际主权单方面宣布国家独立以来,安全理事会曾经数次对此一严重问题表示关切。

86. 塞内加尔与阿尔及利亚、赞比亚一起接受特别委托注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上事态发展,并从一开始就已要求采取果断行动来结束史密斯非法政权以便把津巴布韦人民解放出来,不再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当奴隶。我们已反复讲过,只有依靠全面的、强制的制裁手段,甚至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才能把非法政权消灭。但是我们认为在这次事件中最初犯下的重大错误是联合王国首相威尔逊先生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声明,他告知索尔兹伯里的非洲领导人,即使伊恩·史密斯先生的政府单方面宣布独立,联合王国也不会进行军事干预。

87. 事实上,这岂不是等于事先保证其无虞而给了史密斯先生的政府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场地吗?何况,既然联合王国是取消殖民政策,允许非洲、亚洲亿万人民取得自由和民族独立最早的国家之一,这样做就是一个十分令人惊奇的行动了。在解放过程中,联合王国由于心理上的动摇似乎突然犹豫起来,止步不前,甚至倒退,这种心理上的动摇是莎士比亚戏剧中角色所具有的一种倾向。

88. 我们经常看到英国的盾徽上的字样:“上帝和我的权利。”然而在罗得西亚事件中,仍信仰上帝的英国雄狮似乎不再确信它自己的权利何在。

89. 一九六六年一月英国首相在拉斯说过,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由于受到制裁,几周内必然垮台,然而,遗憾的是,伊恩·史密斯的非法政权干得很不坏,而且变本加厉,竟然不顾女王陛下准予被判死罪者的赦免,这些人的唯一罪名是保卫他们国家的自由和他们自身的尊严。

90. 我们不得不承认,选择性制裁已告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贸易是避开了各种制裁而通过南非和莫三鼻给渗进的。此事已证明塞内加尔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一开始我们就说过经济制裁总是一种欺骗。当代的历史证明,凡是受到制裁的国家总是有办法阻挠并逃避制裁的。从拿破仑一世对英国的

大陆封锁到对伊恩·史密斯非法政府的制裁,特别要提到的是由国际联盟所颁布的对当时侵略埃塞俄比亚的墨索里尼统治下意大利的制裁,所有这些实施过的制裁均告失败。

91. 鉴于在绞死自由战士后,南罗得西亚的局势更加悲惨地恶化,英国政府应该看到选择性制裁是无效的,必须采取更有效的经济制裁,必要时,应诉诸武力以充分履行其职责。

92. 关于使用武力,上周末英国自由党领袖发表了以下的声明:

“在单方面宣布独立后的三小时内,大不列颠本应派军队去罗得西亚,并且当对石油的经济制裁遭到破坏时,就应轰炸罗得西亚和莫三鼻给之间的铁路交通。”

这就是自由党领袖杰里米·索普先生于上周在科耳切斯特讲的话。索普先生又说:

“考虑使用武力结束伊恩·史密斯政权为时尚不晚。”

93. 罗得西亚少数白人企图造成一种理论来为他们在南非,赞比西河以南的罪行进行辩解。

94. 伊恩·史密斯、比勒托利亚和葡萄牙现在是西方文明、西方文化的价值的维护者。但是这三个阴险的十字军战士在保卫西方文化价值中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因为他们的做法是绞死、折磨和屠杀非洲人民。这样,他们不仅仅是毁坏了而且是背叛了西方文明的真正价值。印度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拉宾达拉纳脱·泰戈尔曾说,“文明,文明,欧洲人的骄傲,你不是一盏明灯,你是正在燃烧的火焰,你毁灭了你所触及的一切。”这句话确实是对这些人讲的。

95. 这且放下不提,安全理事会必须对南罗得西亚果断地施加全面的、强制性的经济制裁,而且这一次应该采取预防性的有效措施以杜绝用通过南非和莫三鼻给进行贸易渗透的办法来逃避制裁,在南非,赞比西河以南采取其他行动将无疑会助长一个嫉恨不安和种族仇视的时代的到来,其结果将导致流血事件,从而迟早将大大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96. 作为**主席**，我现在要求英国代表发言，以行使他答复的权利。

97.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现在对今天下午一系列水平很高、考虑周到的发言不预备作出任何评论，同时，对刚才我们听到的诗人主席动人的发言也不拟加以评论。但是关于赞比亚外长的发言，我应该作出一定的答复。

98. 很遗憾外长的发言如此声色俱厉，但是我想他从非洲远道而来，从卢萨卡远道而来，不仅仅是为了以厉害的言词给人加上动机卑劣、不守信用等恶名而已。我完全理解为什么他的发言如此激动。他有些话是伤人的，带污蔑性的。但是我很清楚赞比亚遭受了多大的苦难和牺牲，也许可以允许我表示对他的国家在面对苦难和牺牲中所持的立场的钦佩，我也很能体会到那种野蛮的绞刑所引起的强烈的忿怒和憎恶。我深有同感。我丝毫不愿意同赞比亚外长进行任何争议。

99. 他说得对，在我们面前只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能够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实际、有效的行动是什么？

100. 匈牙利代表说，英国的政策并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成份在内。这不是事实，我们将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安理会使人最不满意的一个惯例，就是引用自己讲过的话，但是我要求允许我提一下我几天以前所讲的话，因为赞比亚外长当时不在场。我那时说：

“我向安理会真诚建议的是我们应该对过去的行动和今后可能的演变立即着手充分而谨慎的检查，因此我听候安理会安排紧急协商。我真诚地希望这一提议将在通力合作的精神下被采纳，这一提议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提出来的。

“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也不否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实际困难，我们能实际做到的有哪些事实上的局限性。我们对此已作了说明。不管安理会各理事国如何感情用事，我非常希望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前，能有一种以严酷事实和实际可能作为基础的愿意磋商的思想准备。我确信我们不会躲避责任，而一味高谈宣言或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我相信我们不会自认失败无能，这就是说放弃实际有效行动，而在我们之间相互谩骂争论

不休，尽管大部分的行动必然是有限的，也并不精彩的。”〔第一三九九次会议，第58-60段。〕

我以前讲过这些话，现在向外交部长重复一遍。

101. 我提出了协商的提议。这一提议已被接受，我们以彻底坦率的精神，从力求为我们的进展寻找共同立场出发，一直在履行这些协议。我已向安理会各理事国建议进行协商，正如赞比亚外长所知道的那样，这项提议我也向他提过。赞比亚外长到达纽约时，我提议在他方便时和他讨论，我认为这个讨论应当是充分坦率的讨论，以便使他能够了解其中的实际困难，同时我也能更好地了解他心目中有关我们应当遵循的途径。我深信这样的协商只会带来好的结果。也许达不成协议，也许强烈的情绪会仍然存在，但是我确信有必要（我深信他会同意的）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坐下来以便商定一个办法出来。

102. 这样做的话，我相信如此密切关注着南罗得西亚局势的安理会各理事国和赞比亚外长就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了。因为在最近几个星期内，我阅读到的关于我们所面临的极为困难问题的所有声明中，我看到在亚非国家的声明中（不论所提出的其他要求是些什么）有一条要求即为了使制裁更加充分生效，我们应该检查一下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我们准备而且急于想执行这种检查，不是单方面的去做，而是要全面的，我希望是以友好的协商办法去做。

103. 我不想把任何一个人的意见误解了。我知道一个多月以前，非洲统一组织所采取的决定包含了很多需要而且包括了许多重大的要求。但是请允许我读一下一个月以前非洲统一组织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³期间提出的最后要求。这个要求如下：

“鉴于罗得西亚局势严重恶化，委托联合国非洲集团以努力不懈工作的任务，为有效地履行安全理事会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竭力扩展现有的选择性强制制裁，使其遵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扩大成为全面性的强制制裁。”

104. 我以前已经向本安理会各理事国提出保证我们确实准备全面地考虑这个意见，并且把我们的经

³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二十四日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议第十次常务会议。

验和体会带到讨论中去。今天下午听了很多的发言,这些发言不仅表明了感情的深度而且也表明了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的要求。我愿重复我的提议,我们应该迫切地、彻底地将已经开始的磋商继续下去。

105. 我很高兴赞比亚外长参加了我们的协商。我深信,我也的确有信心,赞比亚外长的经验和体会将对我们希望在本次安理会会议期间即可采取的决定有所帮助。

106.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既然我们的同事卡拉登勋爵提到了非洲统一组织外交部长通过的决议的一部分,既然他援引的那一部分将记载在安理会这次会议的逐字记录中,为了使记录全面完整,我有责任提请你允许和同事们同意,把整个决议包括在逐字记录里去。

107. **主席**:埃塞俄比亚代表刚刚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希望非洲统一组织通过的决议以及联合王国代

表所援引的那一部分能全部转载在这次会议的记录里。如果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⁴

会议决定如上。

108. **主席**:根据我的名单,发言已经完毕。我想既然大部分理事国代表均已参加了一般性辩论,我谨向安理会提出一项建议,我认为明天开始,我们应该协商并交换意见,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从 事 这 项 工 作。一旦我们取得足够进展以保证安理会可以召开正式会议,各理事国将会接到会议日期和时间的通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既然对该项建议无异议,我们就这么办。

下午五时四十分散会

⁴主席在他的声明中提到的非洲统一组织决议转载于本全文记录的附录内。

附 录

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十次常务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罗得西亚的决议

部长理事会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 二十四日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第十次常务会议，

同意大会秘书长的报告、五人委员会关于罗得西亚的报告以及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赞比亚外交部长的报告，

回顾了有关罗得西亚问题的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 CM/Res.75(六)、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 CM/Res.78(七)、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 CM/Res.96(八)、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CM/Res.108(九)等决议，也回顾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对罗得西亚实施选择性强制制裁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大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第二二六二(二十二)号决议，

确信联合国通过的选择性强制制裁全然未能使罗得西亚非法少数种族主义者政权屈服，

坚信罗得西亚局势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1. 谴责罗得西亚非法少数种族主义者政权对正在争取自由的非洲人民、对人类所犯的残暴罪行；

2. 谴责阻碍非洲人民走向独立的经济、财政以及其他方面的利益；

3. 无保留地谴责联合王国继续其缺乏成效地对津巴布韦人民承担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并放任伊恩·史密斯非法少数种族主义者政权不顾非洲和世界舆论加强它的地位；

4. 强烈谴责违反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关于对罗得西亚实施选择性强制制裁的决议的所有国家，特别是大不列颠，继续与非法政权保持直接和间接的商业贸易关系；

5. 重申推翻索尔兹伯里非法少数种族主义者政权的首要责任是完全在于联合王国的信念，依然深信使非法政权屈服的唯一方法是依靠使用武力；

6. 强烈重申津巴布韦人民自由独立的权利；

7. 再次号召津巴布韦解放运动紧密团结，在为迅速有效地解放自己的国家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结成统一战线；

8. 鉴于罗得西亚局势严重恶化，委托联合国非洲集团以努力不懈工作的任务为有效地履行安全理事会第二三二(一九六六)号决议竭力扩展现有的选择性强制制裁，使其遵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扩大成为全面性的强制制裁；

9. 决定把罗得西亚问题保留在议事日程上。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